出售、承製、修理
軋花、紡織工具
今年邊區將產一千餘萬斤棉花，為應各地軋花、紡織需要，特出售、承製兼修理下列各種工具。如願意訂購者，無論公私，均可向本廠訂購。
一、全套軋花機及其零件
二、織布機、紡線車、織布機及其零件
三、彈花機及其零件
另出售各式鍘刀及鋼鐵農具
行署工具廠啟

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五月十八日
第八一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特等晉興香烟
製造精良氣味芬芳
為適應各界要求，特選上等烤煙葉和盤子紙，製成特等晉興香煙，並將包裝商標亦改為紅黃黑三色套版，製造精良，氣味芬芳，各界惠顧，無任歡迎。
晉興煙廠啟

不讓閻軍搶走一顆麥子！

四萬人的賈村花兒會上 發動武裝保衛麥收

（新華社汾陽六日電）被敵人摧殘多年的汾陽賈村花兒會，重新恢復起來了。它的名字依然叫花兒會，會期依然是陰曆五月初一到初十，可是它不再以交易各色花草為主要內容，而是以「準備麥收」「動員『武裝保衛麥收』」為內容了。去年八月份以前還只有一個藥鋪、一個大眾館和一個修理自行車鋪，解放後不到十個月，就恢復了一百家商店、貨攤，四百多個……的繁榮景象。……場子都不夠用了。趕花兒會的男女每日不下四萬餘人，……在初五日半天之內，就賣走了三分之一，貿易總額近一千萬元。……[illegible]

汾、文、平、介平原上 八十餘萬畝麥子成熟

（新華社汾陽五日電）汾、文、平、介平原上的八十餘萬畝麥子，現已大部結實。半月以後，即將開始收割。由於去秋今春雨水充足，麥苗都已十分茁壯，一望一片綠油油的麥浪，……[illegible]

閻軍積極準備搶麥 試探性進攻被我擊退

（新華社汾陽六日電）麥收在即，……閻軍……[illegible]

朱總司令馳電 慰勉海城起義官兵

邊參會暨群衆團體電潘將軍慰問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朱總司令……電一八四師……[illegible]

周恩來 陸定一 由京飛延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中共代表周恩來同志、陸定一同志於今日中午十二時自南京飛抵延安。

周恩來同志發表公報 我同意東北暫時休戰 並盡力謀取談判成功

（新華社南京六日電）周恩來將軍今日下午四時發表公報如下：……[illegible]

反對美帝國主義份子 幫助蔣介石屠殺東北人民

蔣介石在東北進行內戰已經整整的半年了，……[illegible]

（東北日報社論）

代耕、濟糧、調劑土地
文水優待抗幹屬成績卓越
二百五十餘村都成立了優抗委員會
復員軍人都已得到妥當安置

（新華社汾陽八日電）文水縣政府為了幫助貧苦抗幹屬建立家務，先後撥出小米一萬一千七百二十斤，各村羣衆亦均予貧苦抗幹屬以具體幫助。春耕以來一百五十餘村莊成立了優抗委員會，領導各村代耕隊給一千八百餘戶缺乏勞動力的抗幹屬代耕下種秋苗、棉花等作物七千零五十畝，鋤地二千三百餘畝。九百三十一戶極貧苦的抗幹屬得到調劑土地三千零六十畝，為了解決貧苦抗幹屬生產及生活困難，還開展了優抗一碗米運動，全縣十八萬羣衆熱烈捐輸，共捐出一千一百六十石糧，分發給一千餘極貧苦的抗幹屬。三區西北安、龐家堡等四個村羣衆，由反貪污及沒收漢奸財產內抽出四百一十八畝地，調劑給一百四十五戶抗幹屬耕種，並五濟口鎮一千二百餘斤，木柴五百斤。南安村三月內羣衆自願到優抗委員會替優抗工一百二十餘個。孟宣莊七個婦女自動給三家失去母親的抗屬兒童作鞋三雙，她們說：「八年來，人家老子在咱八路軍裏，天天上火線多辛苦，咱給孩兒作雙鞋是應該的。」五區小南關村調劑給二十餘家抗屬棉地五十畝，六區南張家莊調劑給人家貧苦抗屬棉地十八畝，借給棉籽百餘斤。並以代耕幫助下種。抗屬趙長發感激的說：「大家給咱優待糧、種地，比我兒在家還好，可要經常料孩兒好好保衛咱解放區，不然實在對不起咱閭居鄰舍。」民兵任有生、趙某子、馬三子等五人自動給區幹部趙玉家鋤地七畝，趙玉同志特激的表示決以加緊工作來報答大家。最近政府又撥優抗米四百大石，解決抗屬青黃不接期間的口糧困難。但過去優抗工作並未引起幹部足夠的重視，缺乏必要的優抗代耕制度，同時幹部對抗屬照顧較差（比較偏重於幹屬），這都是今後應該改進的。（解子仁）

（新華社汾陽八日電）文水復員軍人一百六十七名，都已得到妥當安置。當他們被介紹到鄉間時，各村鑼鼓喧天，男女來迎歡迎。縣府共給他們撥米四萬四千六百一十五斤，羣衆又自動調劑糧食五十石、土地二百七十畝（內有麥田三十多畝），並代耕下種三百四十多畝。復員同志趙一本已在他們精神鼓勵下進入生產，三等殘廢孟富生同志到北邵家莊後，十天之內就倒種地上了三畝棉花和一畝半高粱，並利用空地空隙及早晚時間拾糞。他已加入農會，積極幫助村中工作，村中修文峪河時，他雖沒有水地又盡義務，很他表示「修河是全村人的事，我也是村裏一個公民」，積極參加，給羣衆很深刻的影響，都說「這真是八路軍的好戰士，時刻為咱老百姓」。

（興縣訊）曹家坡村十四個復員軍人，有十人參加農業生產，羣衆給調撥土地二十八垧，給五人借了口糧和種籽。他們勞動很積極，王德生到村第二天就開荒，要把自己的優待糧一大石借給村中三戶貧戶；王有福開了三垧生荒，又用人工變羣衆牛工種上熟荒四垧。（馮得周）

山懷、朔縣群衆
組織「優抗牛」代耕

（左雲訊）山懷、朔縣羣衆在大生產運動中，各地抗屬及烈士家屬都得到照顧和幫助，沒地的調劑公地或沒收下漢奸的土地。耕牛、農具的困難，政府及羣衆都予以解決，貧苦無勞動力之抗屬、烈士家屬都得到代耕，每一個抗屬以三石細糧為標準，抵償一切困難者則全部固定代耕或雇工，代耕所得的工資抗屬。山懷縣四區有四個村子組織起十一條「優抗牛」，專給貧苦抗屬耕種。朔縣五區亂道溝村專門爭取利果實買了一頭「優抗牛」，專給五戶貧苦抗屬耕種土地，耕完後還給貧苦農民雇耕，五畝償糧四升，秋後給糧，作為幫助抗屬和喂牛之用。

陽曲關山地區
優抗工作改進

（陽曲訊）新解放區繼山關山地區，抗戰者多，六百多戶中即有抗屬九十七戶，因接近前線，抗戰軍人一百零七人，自解放以來，自動參軍七人，但在過去優……

崞縣五區
有專人領導的村子
抗幹屬困難解決

（崞縣訊）五區王家莊、楊坡兩村的優抗工作搞的最好，王家莊幹部賈子位春會召集羣衆專門討論過優抗工作，並選出賈子位擔任優抗幹事。該村抗屬有六十畝地由羣衆幫耕，專門幫助了廿三抽糞。楊坡的優抗工作是由分隊長專門負責領導，幫助該村抗屬土地亦由大家幫耕，並給劉三保等抗屬砍了二百斤柴。經羣衆討論，全區抗幹屬年紀比較大的人都免了勤務，四百六十六戶抗屬中，幫耕地五十三十六畝半，代耕的五十七戶，代耕土地二百六十七畝，並貸出糧食和瓦罐作物七石四斗多。貧苦幹屬享受幫撥與代耕隊共四十三戶，土地八斤三十七畝半，貸給糧食六斗五升。但還有些村子的優抗工作沒做好，例如大平村缺乏勞動力的抗屬土地還沒人代耕，主要是因為幹部沒負起責任。（嚴光晉、蘇懷和）

抗工作的具體辦法，幹部思想仍存在着：「接做不如不作」，「抗屬多了難解決」，有的抱著「來了就辦」的應付態度，只的遊不檢查，羣衆中也存在着「優待了」與「盡力幹部」的思想。今春六區政府實幹部會利用各種集會時進行了廣泛的優抗動員教育，並從個別訪問、座談向幹部、羣衆、抗屬申傾聽意見，了解情況，重新組成優抗委員會，解決了抗屬的困難。[illegible]給抗屬分配土地十一畝，五個幫助二十一個，[illegible]優待三百八十石七斗，幫助抗屬一千七百斤，打了生產，並幫助發財，抗屬王堂工作改進後，建立家務，優抗家屬已自動去回答前線的戰士。（方正）

實行分工、值日辦法
村幹部跳出事務圈子

（離石訊）二區新解放區許多行政村幹部工作不深入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行政村幹部沒到自然村並培養自然村幹部給羣衆解決問題。羣衆一有事就到村公所門上找村長，問題一個接一個的常常解決不完，更有些因不了解情況而解決得不適當，並使迫切的生產領導也被擱置起來。其次是村公所沒有分工制度，大家都忙於事務工作，因此形成行政村幹部忙不過來，自然村幹部無事可做的現象。經研究之後，大家認為必須很快的轉變這種作風，今後村公所的事務問題由書記負責解決，其餘幹部都要到下面去組織與領導羣衆生產，並隨時解決所發生的問題。在作法上應注意到培養自然村幹部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由行政村幹部多想辦法，交由他們去處理。現在大部村幹部都已深入到羣衆中去，工作作風開始有了轉變。（東發）

（寧武訊）二區好多村幹部因村日常工作煩忙，參加變工隊常常誤工，沒做到「領導生產和自己生產相結合」。這次在幹部團結問題座談會上研究決定用下列辦法解決：（一）大道旁邊的村莊設立招待所，由全村再調劑一個人，負責招待，地稍累，柴錢歸他。（二）建立村幹部值日制度，值日幹部在村旁生產，有事就回去，別的幹部也好領導生產。（三）幹部在變工組裏頂工，按早上、上下午各分工，以便因就誤工，作到合理公道。討論後新優待化等村招待所都成立起來了。（呂友直、趙世勳、黨明）

評　加強與改進優抗工作

幾年來，由於民主政府擁護優抗政策的貫徹，擁軍優抗思想教育的深入，老解放區大部份的貧苦抗屬，經過羣衆的代耕、幫工、濟糧、調劑土地以及日常生活上的照顧，他們的生活都得到改善和保障，許多抗屬已發展了生產，建立起新家務，開始不用幫助，自動要求免除優待。不論對家屬人民的部隊，鼓勵士氣上，對擁軍保衛解放區的生產上，都起了不少的作用。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優抗工作已沒有缺點了，根據最近各地的反映來看，下面幾個問題，是必須從領導上予以注意，並在各地優抗工作中切實改進。

一、要健全代耕制度。給無勞動力或勞動力缺乏的貧苦抗屬代耕或幫工，以補償其生產上的困難，是很好的辦法，但某些地方在實行代耕、幫工中，缺乏負責的精神，以至代耕土地產量不如一般產量，影響了抗屬的糧食收入。在領導上缺乏經常的檢查督促，形成了優抗工作的自流。今後為改正這一缺點，在代耕辦法上最好是實行包耕（包種）、包工等制度，以明確代耕人的責任心，抗屬也參加一份勞動。但是，還必須指出各地幹部和領導同志必須注意一點，即優抗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樣，不能採取什麼好辦法，也須從羣衆中去推動和樹立典型，發動羣衆。一切好的辦法，如果不通過羣衆的自覺，羣衆命令是做不好的。

二、糾正優抗工作中的宗派主義。某些地區優抗中，發生濫優的現象，即對幹部優待多於抗屬，對地方兵團家屬優待多於主力軍家屬等等，這是優抗工作的錯誤。我們優抗工作的出發點是團結和工作的觀點，而不是其他，否則會影響團結和工作的進行，領導上應嚴格糾正。

三、新解放區的優抗工作，也須特別注意與加強。新解放區抗屬生活一般困難，生活異常困苦，現在解放了，他們都要求人民的優待與照顧，但很多地方對這方面工作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是應該立即加強的。文水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從土地中撥出了好的土地，調劑給貧苦抗屬；一些地方還以代耕、濟糧，幫助解決貧苦抗屬的糧種等困難，這是很好的。另外，許多村莊建立了優抗委員會，來領導這一工作，而且已注意到從貪污及沒收漢奸的財產中撥出，使這一工作經常化。在老區，應該幫助他們發展生產，建立家務。因為優抗工作不僅是人民對抗屬的關懷，衛國保民戰士的關懷之一種，而且也是發展解放區生產的重要步驟之一，應該很好的去教育羣衆，幫助抗屬生產以及其他困難的解決，使優抗工作成為羣衆自覺的行動。

打通幹部思想解決困難
二十里鋪變工提高
王補生認識好變工領導也好

（興縣訊）一區二十里鋪，從前組織起來的變牛變工，都是貼角子、人工變牛工和保牛組。這些組只是每個組員與牛主發生變工關係，變工效果很少。羣衆會開了，變工提出應提高一步，使單牛組變成變牛組。這次區上同志好處解釋了好多遍，結果還是不頂事，一個變牛組也沒組織起來。區幹部才感到不打通村幹部思想不行，晚上才根據幹部不同的反映，進行自我批評研究檢討。主任白富孩說：「組織變牛並不困難，主要是咱工作太多，村裏有公糧的保管、支村，其他代表誰也不管，就是我管。村裏有什麼問題也來找我，我再要領導變工其他什麼也做不成了」，只好推說組織不起來就算了。」劉拴際說：「我並不怕工作多，因自己作風不好羣衆有意見，自己想只要不工作就沒缺點，也懶得多管事了。」其他幹部也認為領導生產與自己生產並不衝突，就是自己怕麻煩。王補生說：「作工作就免不了有缺點，只要好好改，只要我們負責，實心為羣衆謀利，變牛變工並不難組織。」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於是便決定主任與各代表的工作分工負責，誠懇主任負擔。劉全耀的問題和羣衆五相檢討五相幫助。幹部應該吃點苦不應怕麻煩。這些問題解決後先發單牛組開會討論，使大家認識「地怕三犁，三人成一心，黃土變成金」。幹部又換門收集反映，進行個別動員，自己也起帶頭作用。先組織好一組後，會表揚教育別人。另外又召開婦女會，實婦女早起，以免誤變工時間，一樣十天中，即組織起七個變牛組；另外有四個單牛組。每組都有幹部參加，並選出正副組長，正組長領導全組，副組長領導節餘勞動力進行開荒、刨藥材、修水道等。記工折工把山、坪、水地分開，按垧數計算，組內地多的組員，少分些副業生產，地少的組員多分些新開荒地。大家都很舒暢。

（又訊）該村變工組中以王補生組最好，開始是單牛組有七戶參加，春耕搗地時，即選出趙拴地跟牛，白美存喂牛，並由他兩人負責送全組一百一十垧地的糞和種上莊稼，組內抽出五個人刨藥材，等夏鋤時再回來共同鋤。他們每五天檢討一次，算一次賬。現在刨藥材已賺回本幣四萬五千元。合併為變牛組後，發展為九戶，抽出三個半勞動力專種地，六個全勞動力開荒，秋後分紅，現在已開過生荒熟荒五垧，計劃再開十垧，全組勞動情緒都很高，一直要種下來。（劉懷珠、魏炳文）

二區寧武
加強幹部學習

（寧武訊）二區各村新幹部多，學習差，對時事和法令模糊，加之破壞份子造謠，不敢大膽工作，甚至個別村幹部不敢到土地問題多的村裏去。區上最近專門舉行時事座談，會後大家認為主要收穫是了解了時局，大家都感到加強學習，提高思想是目前很迫切的問題，這樣才能克服某些幹部的薄弱現象，決定區幹部到那村就和村幹部一起學習，認真閱讀報紙，並學習日記，區上成立學委會負責經常領導。（呂有直、趙吉勳、黨明）

馬西努評論稱：

美繼續幫助蔣介石，企圖把自己的力量擴展到東北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莫斯科六日廣播，評論員馬西努引證中外報紙的報導及評論，指出中國內戰在繼續擴大，國民黨當局強調所有部隊準備擴大內戰，國民黨某些人士公開不要和平。並揭發內戰擴大原因，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利用當前中國國內外形勢，進行剿共，以及消滅中國的民主力量，恢復戰前的反動統治；而美國幫助蔣介石是內戰擴大的重要因素。民主同盟領袖羅隆基在談話中，認爲在中國恢復和平事業失敗，是由於美國保證蔣介石繼續戰鬥的物資。美國繼續對蔣幫助，蔣即將繼續戰爭。如果美國不改變現行政策，在中國任何時候不能樹立和平。許多外國記者不久前自中國報導：去年十二月廿日美特使馬歇爾在到上海一小時後，駐滬美軍司令魏特梅耶即廣播稱：美國艦船停止開往美國，因爲杜魯門的政策要美軍繼續駐在中國。美駐上海記者報導：魏特梅耶聲明，不久前美駐華軍隊約許在一九四六年春夏季時從中國完全撤退，但這已是不可能了。上海立報南京記者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報導：馬歇爾聲明堅決主張美軍要過很長時期後才能從中國撤退。倫敦廣播魏特梅耶曾接獲美國國務院命令，稱助運送國民黨軍隊赴滿洲。美國鄧報當時亦指出這一事實，並稱：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不在於原則上，而在於實際行動上，杜魯門雖發表所謂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而實際上正是美國在軍事上幫助蔣介石。美聯社記者指出美軍繼續幫助蔣介石，企圖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滿洲，以便把這樣一個中國，她將不僅是親美的，而且在各方面依賴美國。該記者繼稱：美海軍陸戰隊實際上沒有解除華北日寇武裝及遣送回國，以便利用日軍援助國民黨軍，因爲國民黨政府如果沒有日僞軍的幫助，就不能佔領華北。因此，美國隱延了遣送任務的實行，後來的事實，更證明了美國對於國民黨的幫助，促成了中國內戰的發展。

國民黨當局

對美出賣內河航權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國民黨當局又出賣內河航權，使美國政治經濟勢力可深入內地。據中央社京六日電：國防最高委員今日會議通過宋子文所提：「復航期間一准許外國輪船駛泊南京、蕪湖、九江、漢口四埠裝卸貨物案」。據稱，如此，可使大量國外物資輸入，貨品價格減低云。

法西斯派固持反動措施

將推廣實行「警管區制」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國民黨法西斯派不顧人民反對，堅決實行「警管區制」，並將由上海推廣至平津各地。據上月中旬滬聯合晚報等刊載：警管區內無分男女老幼，被編入「[illegible]卡」，每人一卡。卡片分藍白紅三色，政府官員、國民黨員等用藍卡，警員對之不必「訪問」，且需尊敬及給予種種便利。「[illegible]」分子用白卡，每月「訪問」一次。登入紅卡的人，計有常出外者，「多事者」，愛說話者，有「奸究嫌疑者」，參加民主活動者，……等等廿餘種。「嫌疑者」，警察隨時「訪問」，如認爲「有問題」，即可送局究辦。又據聯合晚報上月廿五日載：警局長宣鐵吾告該報記者稱：三色卡片制必須執行，並謂「警管區制」之警察當爲八千名，後將增至一萬五千名。又據上海各報稱：滬市政府用於「警管區制」之經費年約八十萬萬以上。本月四日復據中央社南京消息：內政部長張厲生告該社記者稱：此種警員之待遇擬提高至委任官，並對「警管區制」附會爲英美警察在指定地區內往返巡邏之「巡閉特」制度（Beat System）（按閉特制度即爲警察在其巡邏地區內往來巡邏，防止盜竊行爲，保護居民安全，但決不能隨便侵入室，施行搜查）。又據滬警局長宣鐵吾在上月十一日招待記者發表一文，對「警管區制」解釋稱：居民自由並非絕對自由，……可以侵入搜捕。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廣州國民黨當局又派武裝特務憲兵查禁書刊。據廣州六日美聯社訊：本市警察憲兵及便衣官員搜查出賣左派書籍雜誌及報紙之書店，此等書報大部均係在香港出版者，一個店主要求來人出示其證件，但來人動手對付他。

臨縣榆林二十四家紙坊 擴充設備擴大生產

全村成立紙業合作社，供應原料，指導改進技術。

（本報訊）臨縣榆林村紙坊，自四三年頒佈獎勵民營工業法令之後，迅速發展，二十四家紙坊二十五個紙槽不停的活動，供給五十四個紙池，去年十月份以來，全村紙坊人買進五頭騾子，十四頭毛驢，每個紙槽由兩頭牲口增加到三頭至四頭，全村每月平均可出產三千四百刀紙。最近七十多人集股，趕修一盤水打碾子，政府貸給三十大石小米，估計六月底便能全部完成，將來可供給十個紙池用，每天節省十個人和十個牲口的勞動力。全村又成立紙業合作社，供應原料，節省了許多勞動力，又消除了高利貸的剝削。合作社選舉了村裏的三個評議員，經常檢查各紙坊內部情形，指導改進造紙技術。工會還解決了勞資間存在的問題，富農趙某以前每天一手三百元的工錢僱了一個造紙技工，增買了一盤碾子，並投資合作社十一萬元資本。工人的生活也同時得到改善，如老工人陳克海過去窮的無地，現在已買下半座紙坊，兩畝好水地，全村有九個窮人娶了老婆。（黎明）

從一封拾得的信 看國民黨特務機關內幕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據四月十四日昆明中國週報一三期載一個重慶特務三月廿三日寄給一個昆明特務的信，該信是由翠湖中路拾得。信中揭露許多他們的上司在形式上竭力否認的事件，都一樣一樣的自供出來，同時表現了一部份特務內心的矛盾。信中說：「前天下午鄭局長（按係鄭介民）曾一度內定繼戴笠，由平來渝，當即接見領袖請示，喚上來局本部視察，第一個使他驚奇的是本局同志竟達五十餘萬之多，其中別動軍人、救國軍、忠義救國軍及收編僞軍×十餘萬，還有四萬人待命分發，一萬多在禁閉室。……第二是本局經費每月兩千萬萬以上。鄭局長認爲難以接收，當即要求領袖撥款，指示人員壓縮，在公開機關安插，容納于各機關安插。」信中對本局內部情況寫道：「除編餘部份……辦公廳外，簡直不成話，吃飯時非常擁擠，辦公時卻冷清清的。人呢，看電影，逛馬路，橫直不要錢，誰進去就是怎樣，敢怎樣，公共渡船一樣是錢……我們服務的。……一部份外勤，還背着拍司（按即特務證）……」

國民黨統治區 剪影

衡陽災民沒人管 兩天餓死二十人

衡陽聚集了很多災民，光鐵畫就有六千多，他們沒地方住，只好露宿街頭。二十一、二十二兩天，災民餓死的就有二十人。

新浦等地災民一千多人，五月四日把國民黨八專署存糧處的八百擔山芋乾一搶而光。

上海警局不「小心」 把特務性登記表也公開發出

國民黨當局在上海近日把新聞界服務人員列爲「特種戶口」，施行「特種調查」，「特種戶口調查表」上應填寫的欄項有三十四項之多，如綽號、客貌、平時穿衣特徵、來滬日期、參加何種集會或組織、有無背景或潛勢力、對國家社會之思想、平日出入場所、平日交接人物、活動情形，應有盡有。黃浦、北站、江寧、靜安四警察分局已發出此項表格，勒令新聞報務人員限期填寫。此事發生以後，上海新聞界人士馬上起來反對。警察行政處長方志超對大公報記者說，此表原來是發給各警察分局備用者，「絕不能發給被調查人自己填報」，此次「誤會」，是執行人員「疏於職守」，「誤將內部文件宣佈」。原來自己的人，自己供狀，把特務性的秘密「調查表」也公開發散起來了。

國民黨軍人 毆打鐵路員工

國民黨空軍少尉郭浪濤押軍運車數輛，到豐台車站，要按轄車計劃分掛在兩列車上，郭某竟然不准，並大罵站員，開槍射擊，打傷信號司事許保庭。豐台車站員工大抱不平，要求懲兇，醫療傷者，當局不理，全路員工五月二十四日全體罷工，北寧、平漢兩路一度停車。

上海「選舉」 醜劇形形色色

上海國民黨操縱下的市參議會選舉，黑幕重重。第九區二十五保候選人張某突被某方術派的三個流氓挾在小菜場，任意毆打。老閘區二十五保居民楊和智拿到選舉票後，代寫人員問他選誰，他說「我要選的人名字已經忘記了」，並急着要問同來的人，看來是受了某人的委託非選不可。滬東第十九區在競選時，突然來了一幫人給楊志千「競選」，到投票處強迫選舉人投票選楊志千，以致引起糾紛，大打特打，搶去一萬多張選舉票。衡陽某是敵僞時期僞農民銀行的要員，選次化了一千三百萬元法幣的「競選費」。儘管民主人士反對這次「選舉」，但當局依然公佈了「當選議員」名單，其中漢奸的名字也不少。上海律師鄭鶴齡控告上海市當局，要求宣佈此次「選舉」無效。

和平日報的「大將」 原來都是些漢奸

國民黨法西斯派主辦的「和平日報」，平日假裝「愛國」，骨子裏是和漢奸餘孽合辦的。且看上海和平日報的班子吧：編輯主任蔣樸昔是大名鼎鼎的汪記中央社的編輯主任，採訪部主任也是汪記中央社的採訪主任，且是僞中報的一員大將。這兩員大將的臭名是如此遠播，以致弄得國民黨上海記者公會也怪難爲情，不敢允許他們參加公會。

被國特拘至上海之地主商人 受盡磨難返回解放區

（新華社淮陰電）被國民黨特務拘至「收復區」的地主商人，於受盡磨難後，正陸續返回家鄉。射陽地主楊懷東到上海後，無法謀生，流爲乞丐。淮安紳士陳洪業全家討飯度日，射陽徐非設、高林老在上海被國民黨軍隊打斷了腿，現全家鄉回鹽（阜）東。王國清被抓去當兵，好容易開小差逃回。射陽王寶伯全家賣地五六頭，在滬坐吃一空，其家人流落在上海當伙伕、清道夫、三輪車夫、人力車夫等，尚留滬未回，懷念解放區自由幸福生活，而川資無着，懊喪不已。對返回地主，我民主政府與當地羣衆均親切慰問，並給以經濟幫助，幫助其迅速恢復生產。

平介席工組織合作社 統購原料出售成品擺脫高利盤剝

（新華社汾陽電）平介南船頭、李家莊、程家莊、大堡等村織席工人，抗戰前七八年時期，每村共有席工五百餘人，每年產席子一百萬條。因葦子一向經由富有者從郝太地區運來，負苦工人遭受殘酷剝削，敵佔期間剝削更重，一支席的原料就要收回八尺席子，席工被迫大部停業，有的流浪外鄉謀生。現經抗聯幫助，三百五十個工人，組織起五個工會，並由工會推選積極分子組成席工合作社，統購原料及出售成品。首批原料——葦子二千五百捆，在「民辦公助」原則下集股糧十石，已往郝太統購，預計可織席三千條，熟練工人每天每人打兩條，可淨賺八斤高粱，足夠四口人吃。工人擺脫高利盤剝，生活將大爲改善，高興的說：「以後可再不受盤剝了！」（明）

寧武閻方派出男女特務 謀害我民兵勾引我戰士

（神池訊）新解放區寧武密溝等村，近發現特務暗殺、造謠活動。上月由寧武閻方派來的特務張某，乘我民兵開會，偷了槍準備暗殺，被發覺後逃走，不幾天又來暗殺，被捕獲。二十二日晚，又有兩個特務在我民兵副中隊長房上丟手榴彈，當被發覺，我民兵集合追擊，該二特務向寧武城逃去。該村特務並散佈謠言說：「寧武軍隊準備夏節時過來呀！」使得羣衆不能安心生產。我生產部隊駐紮的小山村發現女特務勾引我戰士開小差。該地特務之破壞活動已引起我幹部羣衆對防奸自衛的嚴重注意。（學古）

文匯週報停刊 石嘯冲被捕

（新華社如皋[illegible]日電）據由滬抵[illegible]的南通流亡青年陳錦談：上海文匯週報爲南通慘案以「無恥的掩飾」爲題發表社論，痛斥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罪狀，該報因此於上月二十五日被迫停刊，該報主編國際問題專家石嘯冲同時被捕，至今生死不明。

制止反動派擴大內戰

孫良成

國民黨當局不信不義假用流氓手段，一面頒佈停戰命令，宣佈政協決議及整軍方案，以和緩世界聽聞，一面撕毀政協決議，準備繼續內戰，首先向東北人民大舉進攻，名之曰「收復主權」，竊令大百案不解。誰都知道，「九一八」以來，國民黨當局採取了不抵抗主義，將東北數省拱手讓人，「塘沽協定」「中滿通車通郵協定」「何梅協定」，甘心屈服，並承認日寇合法的侵略華北。迨「七七」事變後第二年，蔣介石又在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講過，「抗戰到底，要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這已證明國民黨當局早就把東北三千四百萬同胞遺棄不顧了。而東北人民在中共領導下，組織了抗日聯軍，不屈不撓地進行了十四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蘇聯紅軍直接幫助下始獲得了解放。可見國民黨當局喪失東北有罪，收復東北無功。

東北人民解放後，在中共領導下，積極發動人民，推行民主，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國民黨當局拒絕承認自治，竟敢與雜，以隨前懲，乃反而變本加厲，倒行逆施，用美國武器（火箭砲坦克飛機）向東北人民來一個大肆屠殺，十四年來蔣介石未派一兵一卒，到東北向日寇收復過主權，今日反向東北的和平居民，來收復主權，古今中外，都有這樣的咄咄怪事！

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發動內戰，激動了東北人民如火如荼自衛反抗的怒潮，他們的民主聯軍——卅四萬正規軍，還有無數的民兵自衛隊，力量雄厚，士氣旺盛，四平街以少數的兵力抗拒了數倍於己的優勢的蔣軍，粉碎了反動派一個月佔領四平街的神話，給蔣軍以沉痛打擊，然而，民主聯軍爲避免繼續擴大內戰，爭取和平，給國民黨當局轉圜的機會，自動撤退四平街，讓出長春，可謂仁至義盡。詎料，國民黨當局得寸進尺，究竟尤甚，不但在東北繼續進攻，在華北華中，仍然不斷得寸進尺，向我解放區軍民，在上月二十九日竟在軍事調處執行部所在地的北平，將中共機關報解放報及新華分社非法封閉，同時又被勒令停刊的報紙、雜誌通訊社竟達七十七家之多。[illegible]，是中國人民正確的言論，世界明亮的耳目，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裏，樹起光明的燈塔，以和平民主團結進步的精神，爭取政協決議的全部實現，因此就遭受到反動派的嫉恨，反動派爲了肆無忌憚地憑美國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依靠外國反動派的援助，繼續屠殺中國人民，擴大內戰，以遂其一黨一派一人的獨裁的迷夢，今竟造成了古今中外沒有過的摧殘輿論的法西斯大暴行，眞令人髮指皆裂，難以容忍。

試問國民黨當局及其法西斯好戰份子以及彰明較著的漢奸賣國犯閻錫山，你們的勢力，難道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軍閥還強嗎？日德意法西斯魔王，違反了世界歷史的規律，已經把他們的頭顱粉碎了，前車已覆，後車宜鑒，而你們反而與敵僞合流，勾結兵戎，破壞和平，想把地球旋轉的軌道扭轉過來，使法西斯再來抬頭，這不是永遠不會實現的夢想嗎？不是玩火自焚嗎？

中國人民知道，要達到和平民主之實現，言論自由的確實保障，必須努力爭取，反動派決不會恩賜我們的；在此大規模內戰危機嚴重的情況下，我們全國同胞更應該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團結起來，主持正義，爲國家民族的前途而奮鬥，爭取和平，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不屈不撓地英勇奮鬥。並向美國人民呼籲，一致要求美國政府，迅速撤退在華美軍，停止以軍火物資幫助國民黨，停止幫助國民黨運兵，以進行內戰，這是中國人民迫切的要求，美國人民應盡的責任，也是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關鍵。

衛生

急性腸炎的防治

晉哲

急性腸炎是夏季流行最多且最厲害的疾病，特別是小孩害的最多。

原因：（一）因食物不衛生而發的，如暴飲暴食，吃不易消化的東西，喝生冷的水等；（二）因氣候的劇變，夜間睡眠不注意，夜間使腸胃受涼而生腹瀉（拉肚子）；（三）因傳染而發生的，如大腸菌、腸炎菌、副傷寒菌、赤痢桿菌、連鎖狀菌等，由人或蒼蠅沾染食物而發生，現在所流行的，就是這一種。

症狀：多突然發生發熱、腹痛、嘔吐、下痢等症，大便如水狀，還有粘液，含有不消化之食物。一日五至二十次的排便，此外尚有口渴、頭痛，不想吃東西，患者多在大便中含有多量粘液、血、膿，並有裏急後重。

幼兒則現中毒現象，手足痙攣，神志不清及其他險症狀。

療法：（一）早期服瀉藥，（蓖麻子油十——三十西西小孩用量減少）。（二）半天——一天的飢餓只給些開水，或鹽水。（三）腹部用濕罨法。（四）或用大蒜搗成泥糊，放在小孩肚臍窩，再用棉桃土蓋上，然後用紗布固定，十二小時可治癒。

副刊

端陽節的民歌演唱晚會

（文化生活）

民間音樂研究會爲了慰勞興縣兵工人，於舊曆端陽節之夜，在興市大衆游藝會舉行「民歌演唱晚會」，聽衆除兵工人外，文聯同機關幹部及市民共約六百餘人，參加演奏者有七月劇社、各機關單位之民間音樂研究會會員，一完小學員及文藝工作團全體同志，節目有陝西北、西南、東南、東北、綏遠、陝北、河北、河南等地民歌及器樂獨奏等，其中以男聲齊唱「吹號子」、「打吼」及張魯同志獨唱之「翻身爭」、「擁工讓」、「擁軍會」，改編之器樂聯奏「小放牛」等最爲出色，聽衆中亦自由參加演唱道情、秧歌等節目。由於演唱的民歌均係各地流傳之民歌，故博得聽衆之喜愛，掌聲時起，其效果爲本音樂晚會所未有。第二日，民間音樂研究會召集座談會進行檢討與研究，一致認爲此種純民歌演唱之晚會，對音樂之創舉，對音樂推進一步與工農結合上頗有作用，在音樂工作者本身提高業務上說，加強對民間音樂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進一步鑽研民歌演唱的方法及選材（曲調與唱詞）等問題，亦獲得明確認識，並批判了目前提高技術上存在的偏向，最後提出今後音樂工作上必須貫徹「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學習方法與創作方法。（伍陵）

老鄉和我們的汽車

椰子

我們坐汽車從豐鎮到興縣[illegible]的工人，從前受夠了日本人的皮鞭馬鞭，我們解放豐鎮後，對他和和氣氣，一個月給他二百五十斤小米，請他給我們開汽車，他很滿意，可是這回聽說要開到興縣那，他就擔心，說山地山路危險，靠近興縣那二十多里路，就是黑窪不好走，路上還要經過那條有名的乾溝，四五十里路見不到水，汽車走山路，沒水就不行，雖然他覺得困難很多，經過我們說服以後，就開走了。

汽車走了三十多里，要爬上山坡，壞了，只好退下河灘，山上的老鄉聽見汽車響，男女老少都跑下來了，把汽車圍着細細打量，一邊把頭探到車底下，要看汽車是怎麼開動的，我們問老鄉說：「你們見過汽車嗎？」老鄉說：「見過，可多啦，都駛在上山看，可不能拉下來看！」原來從前閻錫山和日本人，在這裏通過汽車，一天百里的汽車路，都是抓老鄉打着老鄉，挑小石頭修起來的，現在給雨水衝壞了。汽車路是老鄉修的，可是怕閻錫山和日本人要打要殺，汽車一來，老鄉就都躲得遠遠的，這回知道是咱八路軍的汽車，便都圍攏來瞧熱鬧，摸的摸，又看又新鮮，他們說：「這是咱們自己的汽車！」正看得熱鬧，忽然下起大雨，雨中夾着冰雹，汽車泥在河裏走不動，老鄉們都捲起袖子，冒着雨雹和我們一起推，推到村裏，又忙着給我們張羅住的，小孩燒火，女人做飯，親熱得像招待親戚。

因爲路還不好，汽車一路常出毛病，那些老鄉都圍來看，都幫忙推，有時在沒村子的地方，過路的老鄉也動手幫忙，直到推走了才上路。

第三天，經過朔縣的乾溝，攔腰橫着沒井沒河，過路的人錢買不到水，水比糧食貴得多，老鄉們每年冬天把雪和雨水窖起來，儲作一年用的過一年。我們汽車到了這裏，車箱裏水開了，汽得機器發燙沒法開，走幾里路就要添冷水，我們問老鄉買水，老鄉說：「噯！咱八路軍的汽車要喝水，還要錢？」好多老鄉給挑來了，我們的汽車喝夠了，一個老鄉喘喘，在從遠處的山上挑來一擔水，我們說：「老鄉，水夠了，麻煩你。」他說：「你們用吧，我挑了幾里路咱！給咱八路軍的汽車喝，咱沒吃的也願意！」可是我們用不着，謝謝他，他好像很可惜似的，只得挑回去了。

這四五十里的乾溝，我們換了七次水，足足有二三十担，都是老鄉自動送來的。在我們開進乾溝快到下木角時，大家下來推汽車，有一個同志推得太用力，皮帶掙斷，手槍掉了還不知道，我們汽車走了十里停下來，一個老鄉背着滿頭大汗，把手槍送來，原來是一個從朔縣區來的老鄉，走到這裏拾到了，他知道汽車剛過去，就追着八路軍的手槍，追來溝一個老鄉轉交縣農會主任，農會主任親自跑了十里路，給我們送來，我們給了他們一萬元農幣。以表謝意。

這五、六天看到的事情，深深的感動了汽車夫，他生活在城市裏，沒想到老解放區的老鄉，都愛護我們，特別是一進老解放區看見男的女的都穿着新衣服，在地裏種莊稼，每村一二十個小孩，都一色穿[illegible]的新衣服，他的學，感動得他說：「這是八路軍的地方，老百姓都過好了。」

老王和他的「侯鬼」

里親

蒼茫的夜色，籠罩着初秋的山谷，騾隊在遂遠的天際中飄浮，在行進；十多頭騾子的蹄子一落下落一地響着路上的石子。×村要是到，騾大會上去演戲，騾子馱着全套的戲箱，已爬過了三架大山，走了九十里路程了。

「又上山了，小心啊！」兩個拉着馬的引路的同志，發出了大聲的警告。

「吆——」老王輕輕地吆喝着他的騾頭「侯鬼」——（侯鬼是老王對那頭小黃騾子的暱稱），要牠也小心一點，一面使勁的拉着繮子，幫牠上坡之力，[illegible]已像在半山坡上滴，老王一頭的汗，還在半山坡上[illegible]。老王摸了摸放在衣袋裏的那一個作乾糧的饃饃，心裏想：「快到了吧，吃了那半個吧。」他只吃到了一半，一半被壞在「侯鬼」的嘴裏了。

人們默默地走動，前面的馬燈，在黑暗裏照着崎嶇的山路，沉重地踏着人們的身上疲憊，從前面傳來了微微的[illegible]，在黑暗中抬起了頭，大家都向那個方向，但遠了，人們覺得一陣近了，路總是沒有走了，[illegible]的一片，才發現前黑了，霧很，從那裏邊出了人們喧嘩的聲音。

「到了，進村呀！」引路的同志拖長聲音預告，大家的疲倦像消失了一半，身上正在下一道雨邊是條的大坡，前面的馬燈停止了。

「小心！這裏有一個深溝着！」引路的同志用手電光照[illegible]，這是必須通過的[illegible]，被[illegible]衝多深的溝，[illegible]不知道在雨的泥[illegible]一個很危險的[illegible]了最後[illegible]，輪到「侯鬼」便撒起野來[illegible]，老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侯鬼」，人們[illegible]「快到[illegible]來了……」「侯鬼」[illegible]，立刻[illegible]。

[illegible]

「嗳呀！」一句[illegible]，老王[illegible]來了……

「鑼頭來了！」「幾把？」「六把。」——經過老王和好多同志老鄉七手八腳，終於[illegible]一陣緊張的工作後，救出來了「侯鬼」。

老王從洞裏上來，頭上毛巾失落了，滿身上泥水，一身[illegible]，臉色[illegible]，但他[illegible]是「侯鬼」[illegible]老鄉們[illegible]。

[illegible]老王[illegible]自己的舊棉衣[illegible]，然後才洗了衣[illegible]。

他[illegible]「侯鬼」[illegible]一[illegible]，困難的[illegible]，我們一[illegible]。